

小號手

目次

小號手·····	一
夜行·····	六
小伙伴·····	六

小號手

向銀寶想當司號員

天剛浮起魚肚白色，樹林子還是藍沉沉的，司號員們「練音」的號聲，就劃破了清晨的靜寂，在村外杏樹林裏嘹亮地響起來了。向銀寶聽到這號音，就悄悄地爬起來，溜出營部跑到杏樹林去，向銀寶是一個通訊員，自己沒有號，所以只好打游擊，吹人家的。有時他很早就爬起來，天上還有星星。他躡手躡腳跑到司號班去。搖醒他的朋友鄒桂鵬，低聲地叫：

「練音了，起身吧。」

鄒桂鵬打亮電棒，看看擱在窗台上的日子鐘，就壓低嗓子罵道：

『鬼催你來了，才過半夜咧。』

向銀寶是保定附近喬陽縣人，父親是織布工人，家裏沒有田地，母親給一個財主王保鳳家當奶媽，他有一張黑黑的圓臉，營部的人都叫他黑棗。他只十六歲，性子很固執頑強；但又聽話，溫存，甚至於好哭。身體也不怎麼好，常咳嗽打擺子，他喜歡插在司號員身上那枝閃着黃銅色亮光的軍號。他想：『會吹號多好啊，在火綫上，嘟嘟嘟，衝呀！』這樣，黑棗就常跟司號員混在一起，學起吹號來了。小鬼們打仗的時候，黑棗總是當司號員的。起初，他捏圓小拳頭當號吹，但大家都反對，說『不像號』；向銀寶想了想，就決定用哨子當『號』了。他規定吹一下是『前進』，吹兩下是『衝鋒』，三下是『追擊』等等。但小鬼們又反對，說『打籃球打排球上課排隊才吹哨子！打仗也吹哨子，就不像打仗了。營部李支書也笑他，叫他『司哨員』。『噫，司哨員，吹個「衝鋒哨」吧！』黑棗很不好意思，再也不敢吹哨子了，可是，『怎麼辦呢！』黑棗就用自己每月積下來的零用錢，偷偷摸摸地到

洋鐵舖子裏買來一把小孩玩的洋鐵喇叭。他在號頸上纏上一串五色珠子，這樣，在玩打仗的時候，他就把洋鐵喇叭掛到肩上了。可是假的還是假的，他寫給二營一個小鬼的信上說：『……和真的沒差別，就是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吹起來呼呼呼，李支書笑我說像毛驢叫喚咧！』

開『七一』晚會的那天晚上，天快黑了。向銀寶和鄒桂鵬練完了號，就順着一條小道向掛着煤汽燈的會場走去，他膽怯的向他的好朋友說：

『我差不多就能當司號員了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嘛。可是——你膽小，還怕鬼呢。』

『你不怕？』

『我怕還成，我是共產黨員！』鄒神氣地說，

說糟了！『我是共產黨員。』這句話對於向銀寶是太嚴厲了。他受到了刺激，就獨自跑了回去。一跑進屋裏，他就伏在揹包上哭起來。『鄒桂鵬是黨員，金明是黨員，郭秀明是黨員，就是我不是，多丟人哪！』他傷心的想。黑棗很想入黨，他認

爲「要徹底幹革命，就要入黨。」可是，他只十六歲半，不够年齡。所以他不高興當小鬼。有時做夢做到李支書叫他填入黨的表。他端端正正地寫上「十七」兩個字，黑棗把「七」字看了又看，好像怕寫成「六」字似的，現在他傷心的想：「當小鬼吃不開：排隊排在末尾，不叫揹大槍下連隊，也不叫入黨……」

營長在會場上沒看到黑棗，就叫李支書去找。李支書跑到通訊班裏，向銀寶看見了他就從炕上跳下來。李支書打亮電棒照他的臉。黑棗淚水還沒乾咧。李支書笑着說：

「誰吃你的冤枉了？黑棗。」

黑棗默默地站着，不吐氣。李支書拖起他的手就走：

「看晚會去。大家都熱熱鬧鬧，你就悶在屋裏哭。」

一提到晚會，向銀寶就突然倒到炕上哭泣起來。一面賭氣的說：

「我不去。」

「咳？」

「不去——我沒心思看晚會，我不是黨員！」

李支書完全明白了，坐在炕沿上，撫摸着黑棗的頭髮，用手巴掌輕輕拍他的面頰，並且抱他坐起來安慰他：「小傢伙，你不是樹上的黑棗，你還會長呀，我像你這樣當小鬼的時候，也不是黨員嘛。入黨是有一定年齡的呀。」

黑棗順從的聽着，睜大他的那雙黑眼睛，信任的望着支書，默默地跟着到會場上去了，走到街上，李支書逗他講話：

「下回打仗，營長說給你吹一次號呢。」

「哄我？」向銀寶的眼發亮了。

「營長說你的號吹得比人家好哩。」

向銀寶快樂起來了。

向銀寶帶病要上火線

「七一」之後約莫兩個禮拜的樣子，他跟着部隊去打仗。當天夜晚，隨營部住

在石門、離攻擊目標五里地外的一個村裏。向鎮寶這幾天又咳嗽又打擺子。他害怕給營長看出了，不帶他到前面去。所以挺起胸脯來走路，裝沒病的樣子。可是營長還是看出了。嚴厲地說：「亂談琴，快睡覺去！」黑棗不高興地爬到炕上去。可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夜間十一點：營部悄悄的向前面運動了。李支書正準備到前邊去。黑棗醒來，發覺營部很靜，只聽見碎石街道上悄悄地迅速地走動的脚步聲。戰爭的經驗使黑棗本能地覺得「他們打仗去了。」他恐懼地跳起來：揹上短馬槍。跑到大廳裏去。李支書安慰他：「不到前邊去，我就要睡覺了。」可是黑棗怎麼說也不相信。他說：

「哄我。你掛着槍和皮包幹什麼？」

李支書笑着說：「到前面去看看隊伍就回來的。」可是黑棗死纏着支書說：「看看我也要跟你去。」真沒辦法！這時營長從屋裏出來，嚴厲地說：

「你去幹什麼，亂談琴！睡覺去！」

黑棗低着頭，沉默着，小腦袋斜斜地垂落到肩膀上，扁着嘴。突然哇的一聲哭

了起來。營長低聲地埋怨着：「他媽的，小東西真討厭！」可是，他把手放在黑棗肩上：

「你病嘛，怎麼能去呢！」

「我沒病。」

營長摸着黑棗的額角：

「不成！你又要打擺子了。」

「沒打。掛花也要上火綫嘛。」

營長埋怨着：「小傢伙真礙事。」就簡單地說：

「走吧，他媽的。」

黑棗快樂地跟營長和支書到火綫上去了。

在火線下送命令

營指揮所設在一座小柏樹林中。在面前，是日本鬼子的據點，子彈在近處劃着

紅纓似的閃光，手榴彈短促地粗暴地爆炸着，噴射出赤色的火焰照亮了柏樹林。子彈聲在指揮所周圍嘯嘯的飛着。黑棗躲在柏樹林裏，睜大眼睛看着面前的耀眼的紅光，着急地想着：『爲啥還衝不進村呢？』他真想跑到打仗的地方去，可是營長叫他待在營指揮所裏不要動。黑棗悶得慌，覺得受了委屈。他埋怨着：『幹麼把我當病號呢！』但他不敢吭氣，因爲營長正緊張地在指揮着眼前的戰鬥。李支書，通訊班員，通訊員，衛生員都在忙碌着。但是，在半夜兩點鐘光景，他被派去送命令了。打得很緊，營長看着眼前的彈光。靈敏的向銀寶知道營長有事情要叫人做，就大膽地說：

『要送命令嗎？營長。』

『你不能去。』

『我能去，我沒打擺子嘛。』小傢伙說話了。

營長看了小鬼一下，就說：

『去吧！找到二連長告訴他，要強攻！聽清楚了嗎？』

「聽清了，要二連長強攻。」向銀寶響亮而明確的說，並且像從籠裏放出來的鬼子似的，竄過側邊一塊小平地，溜進營長告訴他的一條隱蔽的溝裏去了。

向銀寶抓緊措後的馬槍柄，彎了腰在火網下跑着。他臉上開始燒起來。他想：「打擺子是窮人病，你一跑路這鬼擺子就不打了。又想：要強攻！營長有辦法，一準要打開這鬼子王八窩。」不到半點鐘他就完成了任務。帶着二連長的報告跑回來：向銀寶清楚的傳達着連長的話：

「營長，告訴連長了。連長說咱們已衝垮了日本人村口的工事。五排佔了村北高房向街裏擲手榴彈哩。連長說敵人還在頑強抵抗，還企圖反攻——報告完結。」營長頭點。轉向郭桂鵬：

「叫二連預備衝鋒！」

向銀寶的病被剛才的工作熱力所壓制着，等他向營長報告完了，就又發熱，臉上被灸得通紅，身上也像被火燒着一樣。他不敢吭氣，只是用手肘頂住額門靠在一株柏樹幹上，閉起眼睛，但立即他聽見預備衝鋒的號聲突然停止了。黑棗跳起來跑

出去。他看見鄒桂鵬掛花倒在地。他又忘記了發燒，黑眼睛閃着憤怒的激動的光芒跑到被機槍火力掃射着的地方，從鄒桂鵬身邊拾起軍號，拿起來接着吹預備衝鋒號。營長向他叫着：

『注意隱蔽，進來一點！』

可是，黑棗一直站在鄒桂鵬受傷的地方，完成了鄒桂鵬剩下來的任務。然後，他又膽怯地看着營長，怕營長責備他沒有命令他吹號他就吹起來，並且耽心營長不叫他搯鄒桂鵬的號。可是，營長讚許的看了他一下，並且說：

『把號搯起。』

向銀寶吹衝鋒號！

黑棗緊張而迅速地把軍號掛到肩上去。又幫着李支書和通訊員把鄒桂鵬抬回到柏樹林裏。這樣一做，他全身都出冷汗，眼前一陣黑，想倒下去。可是營長又在外頭喊他：

「向銀寶。」

「有。」黑棗擦着額上的冷汗，響亮的答應着，跑到營長跟前去。

「吹號叫三連前進！」營長命令。

黑棗迅速地從肩上取下鄒桂鵬的軍號，面對着密集的彈火，吹起前進號來。像一切司號員的姿勢一樣。黑棗把左手撐在腰間，右手拿起軍號，小腦袋微微仰起。他在機槍火力網下站着，掃過來的機槍子彈在他脚下捲起了塵土。在彈火的紅光中，小黑棗揹着短馬槍，是這麼小，然而這是這麼嚴肅，沉着而堅定！他剛吹完，覺得氣很喘，但營長繼續下命令：

「站進來一點，叫二連衝鋒！」

敵人發現了營指揮所，輕重機槍火力都更密集地向這面掃過來。我們架在指揮所側面的營重機槍排也向敵人開起火來了。整個柏樹林都沖起紅光，噴射着藍黑的彈煙，被照亮的營指揮所的樹林，好像是燃燒起來了。但是小黑棗沒有聽營長的話站進來一點。他只聽見營長叫吹衝鋒號的命令，他站在原地方吹「噠噠打打噠

……」尖銳悲壯的衝鋒號聲，響亮的飄動在這保定西郊的靜夜的平原上。緊跟着這進軍的號角，前面各部除應響起來的前進號聲，從四面響起來了。接着是「呀呀」的喊殺聲和手榴彈的密集的爆炸。

向銀寶的衝鋒號還沒吹完就受傷了，這小鬼好像沒受傷，一直到把衝鋒號吹完才栽倒在地。他手裏還緊緊地拿着軍號。

李支書和通訊員把黑棗抱回樹林裏來。營長低聲說：

「輕點輕點。」

小號手受重傷了

通訊員把向銀寶放在柏樹林後邊的空地上。卸下他的馬槍來。

「到後面去擦副擔架來。」營長吩咐身邊一個通訊員。通訊員從樹林後邊跑出去了。

營長蹲到地上，解開黑棗衣服檢查傷口。黑棗重傷了。着了兩個重機槍彈，右

胸旁一個，左腹部一個。他向緊張地走過來的衛生員說：「趕緊上藥！」

衛生員蹲下去裹紮傷口，但傷太重，血止不了，大量的血不斷的從傷處流出，把地上的草都染紅了，並且由於胸部受傷血也從嘴裏迸出來，溫度開始降低，原是發燒的漲紅的臉，漸漸變成冰冷和發紫的了。向銀寶因傷痛而叫喚，痛苦地抽動着身子。營長摸着他的冰冷的額角，額上流着很大粒的汗珠。營長低聲叫着：

「黑棗，黑棗。」

黑棗睜開眼睛。這時通訊員帶了一付擔架進來。營長說：

「你不要着急，黑棗，擔架來了，到後邊去。」

「不去，營長。我要跟你待在這裏。」

「你兩處掛重花呀！」

「不——去」。黑棗微弱地說。

傷勢實在太重，不能上擔架。營長考慮了一下，就又讓黑棗留下。並且營長要注意前面的情況，就吩咐李支書關照向銀寶，自己出去了。向銀寶的神志很清醒。

他手裏還緊緊捏着軍號。通訊員想從他手裏拿開。但是，他捏得更緊了。固執地說：

『我要。我還要吹。』

然後又看看支書。聲音是微弱的，然而清楚的：

『李支書，咱們衝進村去了嗎？』

『咱們正衝進去咧。』

『我吹號吹錯了嗎？』

『你吹得很好。你一吹衝鋒號，咱們部隊就衝進街去了。』

這是事實。部隊已經衝進了村。

正在村裏殲滅着敵人。機關槍聲漸漸稀疏下去了。

『李支書，咱們不能讓一個日本鬼子跑掉呢？』

『放心。黑奎，半個也跑不掉。』

向銀寶臨死前要求加入共產黨

黑棗因逐漸興奮而傷口更痛。叫喚着，胸部和腹部抽着，而一抽動就更痛了。溫度也繼續下降。嘴裏仍然流血，但黑棗還是很興奮。支書禁止他說話。

『你是聽話的，不要說話。咱們這番打了勝仗，有很多勝利品。回去叫營長給你一把繖來敵人的軍號。只是現在不要講話！』

黑棗順從地沉默着，並且因為傷痛而昏迷過去。但不多一會，他又清醒過來。他看着李支書，他的眼睛一點痛苦的表情也沒有，而是天真和安靜的。他用舌頭舐着從嘴裏流出來的血，細聲的說

『我不要軍號了。李支書。』

『那你要什麼呢！』

『我——我要請求兩樣事。』

『你說好啦，銀寶。』

靜了一會，他斷斷續續地說：

「我能當司號員嗎？」

「能，銀寶，你是咱們的模範司號員。還有呢？」

黑棗又靜了一下，羞怯地看着李支書，動了幾下嘴唇，不敢說又想說。李支書看出他不好意思來了。就鼓勵他：

「沒有關係，咳？」

「我要——我要加入共產黨，我够格嗎？」他的黑眼睛盯住李支書。

「你够格了，黑棗，你是一個小共產黨員，咱們營上一個英勇的小布爾塞維克。」李支書的眼睛，緩緩地流下眼淚來。

「我差一歲呢？」

「沒有問題，銀寶。」

「不哄我嗎？」

「支書從來不哄你嘛。你放心吧。我告訴教導員，我幫你填表，我介紹你入

黨。」

黑棗的眼睛發亮了。閃着異常的滿足和歡喜的光輝。他慢慢地舉手到帽邊上，微弱地然而清楚地說：

『敬禮！』

李支書還禮：然後，黑棗的打顫的小手，無力地重落到胸前。他的眼睛最後閃動了一下，看着支書好像是說『支書，可不能讓鬼跑掉一個！』於是，眼皮垂了下來，他死了。李支書擦着眼淚，低着頭。日本人被殘滅了，營長走進樹林後邊來，站在傷口還流血的黑棗面前，莊嚴地沉默着……。

夜 行

崔洛年給八路軍住了

日本人開始潰退了，反掃蕩在四處進行着。有一天黃昏，到處輾轉作戰的×營來到拒馬河邊附近的韓莊休息。營部紮在一家破舊的大屋中。十月底山谷的夜是寒冷而靜寂的，可以聽到拒馬河底嘯嘯的急喘的流聲。小鬼們在冷落的院子裏燒起一堆柴火。營長和支書圍坐在冒煙的火堆旁邊，一邊扯亂談，一邊烤紅薯吃。但在九點鐘樣子，村裏都睡靜了，哨兵進來報告說：河邊的監視哨捉住一個小孩，立即被捕者就被帶進院裏來了。

小孩約摸十六歲的樣子，全身濕淋淋的，顯然是剛從水裏爬出來。他底上褂子很皺，是揉乾了水才穿上的；但頭髮和褲腳管都還滴着水。黃布褂子是破舊的，短

得遮不住肚臍，並且布紐扣都脫了，因此他底小胸脯是敞開着的，並且還流着水絲。他用手背擦着脖子，因為頭髮上的水又從脖子上流到背上去。這孩子的睫毛很長，在長睫毛底上閃着一對靈慧的眼睛。突然從黑暗的路上被帶到燒亮的火堆跟前，他眩暈了。眼睛映來映去，並且生疏地看着自己的週圍。他滿身發抖，顯然是凍壞了。營長吩咐勤務員，給小孩找了一套乾衣裳換上，把他拉到自己跟前，奇怪地問他：

「小孩，你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

「河那邊，打桃花村來。」小孩垂着手站着，緊張地說。

「給捉住了，是日本的偵探吧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！我是——」小孩突然大聲地說。眼睛盯住營長。

「那你是什麼人呀？」營長打斷他。

「我是中國人嘛。」

由於這種天真的回答，週圍的人大笑起來。小孩害羞地看着他們，但他那大膽

的眼睛却在說：「笑啥嗎！你們才是中國人？咱也是——也是中國人；」

營長問他黑更半夜出來幹什麼，小孩坦然地說……

「我來找八路軍，找你們哪。」

「找我們幹什麼呢？」

「我是來報告的，鬼子到了咱村裏，想設據點咧。」

「你跌到河裏去了嗎？」營長摸着小孩的濕頭髮。

「不是。我沒繞路過河，我怕來遲了咧。」

「大人揹你過河來的？」

「不是。是我自個兒浮水過來的。」

「啊？——營長驚訝的說——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……我叫崔洛年。」

桃花村是晉察冀北面軍區邊沿的一個村落，是有兩年多歷史的解放區了。這次爲着整個反掃蕩戰役的勝利，爲着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，暫時放棄了這村子。當隊

伍走了之後的第六天，日本人就提心吊膽地然而而是突然地佔了桃花村，並企圖安下一個據點。崔洛年是個兒童團員，他底母親，一個將近四十的中年婦人，也是參加婦救會的，崔洛年底父親，兩年前，當桃花村還沒有成爲解放區之前，就被日本人綁到火車上，載到東北當勞工去了。她底母親，心裏帶着對日本人刺骨的憎恨，撫養着崔洛年——自己底獨生子。當日本鬼子來桃花村的第二天，母子們就秘密地商量着過河找八路軍去送情報的事。第一步，母親放洛年出去探好了有多少鬼子。小孩提着拾柴草的筐筐到街上去了，臨出門時，他媽囑咐道：

「像數羊似的數清楚。」

「媽，錯不了。」小孩蹦蹦跳出去了。

下午，當鬼子在村東頭打穀場上排隊的時候，崔洛年也溜到那操場上，他裝着拾柴火的樣子，而却「一二三四五」地把鬼子都計算在心裏了。他回來，把看見的都告訴他媽，他媽答應他過河去找八路軍。她從鄰居添才嫂，從前農會主任的老婆那裏，知道河那邊韓莊就有八路軍。當小孩正要出發的時候，傍晚，日本中隊長爲

着隱蔽目標，把司令部搬到她母子家裏來。這個中年婦人切齒地想「你們這些該着雷打火燒的，可是死日子到頭了哪。」於是，叮囑自己的獨生兒子說：

「還要跟八路軍講：當官的鬼子就住在咱家裏，要八路軍來打。」

「可是，槍又沒長眼，怎認得出那是咱家呢？」兒子說。

「好認，咱家後院有兩棵老榕樹。」

小孩樂開了，可是他底幼小的心靈突然又憂愁起來：

「可是，媽怎麼着呢？八路軍要炸這屋子，也會炸着你的！」

「只要能替你爸爸，替村裏人報仇，我死了又有啥關係——媽媽底眼睛靜靜地流下眼淚來，可是他底語氣是這麼堅定——只要你活着……」

小孩驚奇地看着他媽，他媽底深沉的情感感染了這小孩，並且「媽媽要死……」的恐怖，使他駭怕得哭了！這時，母親提起衣角擦乾了頰上的淚水，撫摸着兒子，

安慰地說：

「洛年，不會躲到添財嫂家裏去嘛。我又不是死人，不會動的。」

小孩又高興了。用袖子擦着他的眼角上的淚珠，就悄悄的走了。母親看着崔洛年在街角上拐彎不見了，才孤獨地回到鬼子像鴨子一樣吵嚷着的院子裏去。她感到空虛，——洛年長了十七年；從來沒離過她身邊——但也安心了，她把生命的希望都放在她底獨生子身上，這是一種新的希望，這新的希望是：復仇！洛年去當個八路……

小孩在昏黑而荒涼底曠野裏跑着，在拒馬河邊，他被擋住了。

崔洛年過河送情報

發藍的拒馬河是寒冷而急激的，一不小心就要被險惡的漩浪捲走了。河水又深。隨便那一處都可以把他淹沒掉。但是，現在，只有一根短馬槍那麼高的小孩，在夜裏，在寒冷的十月，要游過這水深浪急的寬濶的河面，就是不淹死也怕要凍死啊！

沒有人來幫助這小孩，在到處都出沒着日本人的時候，誰敢在天黑之後還在堤

岸上行走呢！過橋嗎？還得廿多里地才有橋，這裏本來有一座橋的。前兩天給日本人折了。小孩有點張惶，但心裏却罵着：

「你日本鬼子拆了橋，咱就過不了嗎！咦！」

小孩也不能跑到二十多里地的上面去找橋過，因為萬一碰上一個放夜哨的日本人，那就不完了！何況，小孩心裏着實發急：

「不快着點找到隊伍，說不準要誤了事咧！」

好在生長在拒馬河邊的崔洛年，像其他兒童一樣，自小就學會了泅水。於是，他很快地脫光了衣褲，鞋子用褲帶繫起來，崔洛年常和兒童們在拒馬河打魚，他們都是愛拒馬河的，但現在，小孩站在黑暗的河岸上，聽着這嗚嗚地吼叫着的黑沉沉的河水，覺得多麼可怕又多麼可恨啊！然而他很快地把衣褲綁到背上，向無人的四週看了一眼，就跳到河裏去了。誰會曉得，一個十七歲的小孩，爲着打擊日本人，爲着找尋祖國的軍隊，冒着被水捲走和凍死的危險，在這黑夜的險惡的河裏泅水到對岸去呢！

河面差不多有百多米達寬，小孩在急流裏奮鬥着，掙扎着，浮沉着，有兩三次都給惡浪淹沒了，但彷彿有一種力量灌注着他底全身，使他又浮了起來。最後他浮到了對岸，發着抖，從背上解下了也全濕透了的衣褲，把它揉了幾下，就穿在身上。他咬着牙齒，差不多凍僵了，他恨拒馬河，心裏罵着：

「你這鬼河也是漢奸河，跟鬼子一條心！你想攔住我過不去嗎！噢，還早着哩。」

是的，當人在爲一種崇高的意志而行動的時候，他將能生長出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，來征服和掃蕩自己面前底障礙的！

崔洛年憤憤地看了拒馬河一眼，就朝着西北角，在田野裏半摸索地跑起來。並且，很快地就找到韓莊了。現在，這小孩，在營長面前，在「同志」們面前，在燒着的柴火堆面前，穿着「小同志」的乾淨軍衣，一切剛才所受的恐懼和困難都消失了，他感覺到多麼溫暖，多麼滿意呵？於是，他就一五一十地講起他村裏日本人的事情來了。他告訴營長說：

「有一百三十多個鬼子，偽軍有二百多。」

「有多少馬呢？」營長閒談似問道：

「有五十四匹洋馬。我媽說有五十五匹！她算錯了，牠眼睛不靈。」

營長笑了，接着又問道：

「你知道日本鬼子司令部在那裏嗎？」

「司令部？」崔洛年一下子想不起司令部是什麼東西，是人的名字呢？還是槍

的名字呢？

「就是當官的鬼子住的地方。」在營長旁邊的支書解釋說。

「咱知道知道——小孩高興地叫道——就歇咱家裏，有穿皮靴靴掛長刀刀的。」

崔洛年很快就和營長熟悉起來，沒有剛才那種生疏忸怩的神情了。他瞧着他談話的人，突然天真而直爽地問道：

「你是八路軍什麼人呢？」

「是營長同志。」支書說。

「營長同志，去不去打咱村上的日本鬼子？」

「去打又怎麼樣呢？」

「我帶路我帶路。」崔洛年熱切的望着營長。

在冒煙的柴火堆面前，崔洛年又恢復了他那風吹雨打慣了的黑紅的臉色。支書從柴火堆中挖出一條紅薯來給他，小孩實在是餓極了，只是拍拍灰，沒剝那焦黑的皮就咬起來。支書給小孩剝着紅薯皮，一壁問道：

「先吃吧，給你做的飯就快好了。」

「咱識得慌咧！」小孩老實地說。

這樣，他們就吹開了。小孩告訴支書：他家裏很窮，他爸爸從前給財主家做長工，後來給日本人捉去載到國外當勞工；他從前給財主家放羊，桃花村變成解放區之後，他是兒童團員等等。支書笑問道：

「你偷着過河來給鬼子抓住怎麼辦呢？」

「抓住也是抗日！不是，鬼子才抓不着我崔洛年咧。」

營長已經派偵探員出去了。他在柴火堆附近走着，考慮着小孩報告的敵情。桃花村雖然不是老解放區，但也有了兩年的歷史，經過了日本人底殘酷的統治，又在八路軍的教育組織之下，桃花村人變成堅決抗日和擁護八路軍的。因此，營長想着，產生像崔洛年這樣的小孩，——兒童團員，是完全不足為怪的。但慎重的營長却走到小孩面前，突然嚴厲地問道：

「咳，小孩，是日本人叫你來騙我們去的！」

崔洛年像不明瞭是什麼意思似的，呆呆地看着營長，但一會，他明白了，就突然大聲說道：

「菊種才給日本人做事情！要是做了，不要八路軍砍我的腦袋，我就砍我自己的腦袋。龜孫子才當漢奸哩。」

因太激動，小孩的臉漲紅了，但他沒哭，營長安慰他，說是隨便說說的。崔洛年又補充道：

「給鬼子當偵探！咱還沒給鬼子迷住呢！」

「那麼，是你自己來的了？」

「我自己要來，我媽也叫我來。」

「你媽抗日嘛？」

「抗嘛。他可恨死日本人咧。」

崔洛年又重新詳細的敘述着，剛才所受的委屈又忘乾淨了。他興奮地說道：

「我帶路，我指給你們看，那間是我家。日本當官的就住在我家裏。我家後頭有兩棵老榕樹，我很遠就認得着呢。」

「打起仗來咱們要扔手榴彈，要開炮，那不是把你屋子毀了？」

「毀了就毀了，只要不叫鬼子紮下據點。修屋子可容易着咧。」

「好傢伙！」營長親切地摸着小孩的頭髮。

崔洛年吃完了專爲他做的好飯之後，營長就吩咐勤務員帶他到勤務班去睡覺。

小孩迷惑地問道：

「不去打仗嗎？營長。」

營長拍着崔洛年的肩膀說：

「就是你上山撿柴火也要準備的呀。」

小孩一鑽到勤務員的小被窩裏，就睡着了。營長坐在冒煙的柴火堆面前的草墊子上，等待着。在約十一點鐘光景，偵察員回來了，這個偵察員很快地找到了在桃花村一帶偵察的偵察員。根據這個偵察員所報告的情況，和崔洛年說的是一致的。營長思考了一下，就下了作戰決心，並立即召集了副排長以上幹部會議。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，營長看了一眼手錶，扼要地說道：

「現在剛十二點鐘，半個鐘頭之內，把部隊集結起來，十二點半就向桃花村運動，一共二十里地，五點左右到達目的地，拂曉攻擊！」

營長開始打起綁帶來。稍停了一下，他又補充道：

「小孩可以給我們帶路。」

帶道

在出發前十分鐘，營長派人把崔洛年叫醒。又給了小孩三個饅頭在路上吃，笑着說道：

「帶道的到你村裏去吧。」

小孩迷迷糊糊睡覺的眼睛，突然發亮了。他高興地叫道：

「早我就說去嘛！」

在韓莊東村口打穀場上，小孩看着一長堆一長堆的黑的隊伍，他一切都更明白了。心也是亮透的，他一聲不響地領起隊伍就走了。小孩心裏想：

「哈哈，鬼子都做著夢哩，一下子，冬冬冬！這麼着，鬼子可就真的盡變鬼了哪。」

一過了拒馬河的大橋，小孩就走得更快了，這一方面是由於路熟，一方面是因為他的細小的心靈裏所希望着的事情，就要到來了。走在像一條黑色的長蛇似的隊

伍前面，在渺茫的夜空之下，在浮着星光的廣闊的平原上，這十六歲的小孩是顯得這樣渺小啊！然而，他決定了桃花村日本人的生死，決定了桃花村人的命運，而且，在這小孩身上，產生了戰鬪！

星星漸漸地隱沒了。黎明，隊伍進入了作戰陣地，桃花村是熟睡着的。由於這突然的猛烈的打擊，日本人紛亂而狼狽了。

崔洛年叫營長吩咐往他家開炮

在淡淡的晨光底下，崔洛年跟着營長站在桃花村對面一個小坡坡上，迫擊炮就安在這裏。炮彈在乳白色的天空中劃着弧線，連續地命中在日本人逃跑的東村口了。桃花村雖然在越來越濃的彈煙中變得逐漸模糊了，但小孩是多麼熟悉啊。他在一排一排的房屋當中，第一眼就找着自己的屋子，正如在一大羣一大羣的老太婆當中，他第一眼就會找着自己的母親一樣。他幾乎要嚷起來，可是，一直沉默着的營長先問了：

「小孩那是你的家？」

由於害怕炮彈的沉重的聲響，小孩用左手掩着耳朵，伸出右手指指道：

「營長，那就是，那不是黑黑的老榕樹嗎？看着了嗎？」

崔洛年仰起小腦袋，注視着營長的臉孔，看營長找到了沒有，營長蹲下來，屈跪着右膝，左手肘靠在左膝蓋上，舉起望遠鏡觀察了一下，完了，就把望遠鏡掛在右手腕裏，小孩催道：

「看着了嗎？營長。」

「看着了，當官的是住在你家裏嗎？」

「是住在咱家裏，錯不着。營長，叫開炮的朝咱家開炮哪，當官的鬼子準跑不了半個……」

年青的營長點點頭，轉身向着炮手們，崔洛年睜着恐懼的眼睛瞧着黑黑的大炮，兩隻小手掩着耳朵，這小孩的眼睛，從大炮上移到營長的臉上，又迅速地移到他家後面的老榕樹上。在這一瞬間，他害怕地想了：

「媽媽不會給大炮炸死嗎？媽媽不會給大炮炸死嗎？……」

他又看着營長。這小孩因恐懼而臉色蒼白了！「媽媽不會給大炮炸死嗎？」他模糊地想在營長的臉上找到答覆。可是，營長完全沒有注意這小孩，只是用手指着村裏那棵老榕樹，命令炮手道：

「有那棵老榕樹的就是來報信的小孩的家，炮彈萬萬不能打到那邊去！」

營長等炮手觀察到那棵樹之後，又嚴肅地對炮手說道：

「如果把那房子打碎了，你們要受嚴重處分！」

炮手們服從着命令，又繼續發炮了。營長舉起望遠鏡，注視着彈着點。炮彈只是在老榕樹底附近爆裂着，營長安心了，取下了望遠鏡，滿足地點點頭，然後朝轉臉來，攀着小孩的肩頭，低聲地說道：

「你不怕炸掉你的屋子嗎？」

「怕不怕。」

「你不怕炮彈炸死你媽媽嗎？」

「嗚嗚。可是——可是當官的鬼子呢？」

「好像吧！」

營長底臉上，蒙上了感動的淚水。小孩睜大驚異的眼睛看着他。一會，又拍着崔洛年的肩頭快活地說道：

「仗快打完了，你回家告訴你媽我下午來看她。」

一點鐘之內，日本人除跑掉十來個之外，全被殲滅了。營長領着小孩進了桃花村，自己就檢查戰果去了。村裏到處還是火煙。崔洛年到了家裏，房子還是好好的。媽媽活着，可是被日本鬼子打壞了，衰弱地躺在炕上。鄰居的村裏人說，他媽是因爲不給日本人揷她的紅薯，給鬼子打壞了。崔洛年恨恨地罵着日本鬼子，就爬在他媽身上傷心地哭起來。一會媽媽睜開眼睛，定定地盯住自己的獨生兒子。孩子說：

「媽，八路軍把鬼子打走了呢！」

然後，小孩又一大串一大串地述說着他底經過，述說着營長，並告訴他媽營長

要來看她。母親底憂鬱的臉上，浮上了感受到溫暖之後的安心而滿足的微笑……

崔洛年把國旗插在村邊鐘樓上！

隊伍唱着雄壯的軍歌從小孩家門口的街上，響着整齊的步伐過去了。這使崔洛年馬上聯想起自己是一個兒童團員。於是，他扔下了母親，跑過還躺着日本鬼子屍首的街道，跑到村長家裏向村長要了一面國旗，爬上村東頭街口那座鐘樓上，把國旗在一根長竿子上，在鐘樓上豎了起來。然後，他檢起了鐘槌拼命敲打那口古老的大鐘。他放開嗓子大喊起來：

「八路軍回來啦！」

「歡迎咱們的隊伍哪！」

「大夥都到村西頭打穀場上開羣衆會囉！」

崔洛年的叫喊聲和鐘聲夾在一起。響應着這鐘聲，街上村公所人叫開會的銅鑼聲、銅臉盆的敲擊聲，也從街頭街尾響應起來了。接着，滿街滿村都是人，熙熙攘

攘地擁到了操場上。

國旗在高高的鐘樓上，在清晨的十月的天空中飄揚着。崔洛年繼續使勁地敲着那座鐘，配合着村子裏八路軍底雄壯的歌唱，愉快的鐘聲在桃花村的上空嘹唳地響着。

小伙伴

高志堅是個跳皮騾子

早晨，我又在外邊散步了。村落是平靜的，花斑馬和灰騾子都拴在梨樹叢裏。老牛捏緊木梳梳着花斑馬底鬃毛。在射擊場旁邊的楊樹道上，小鬼高志堅騎在沒有鞍子的空馬背上跑着。腦袋彎弓到馬頸上，左手伸到後面揮着。我氣極了，他總要在馬剛喂飽的時候去騎牠。於是我喊道：

「再騎！」

高志堅跳下來，把黑馬拴在花斑馬旁邊。朝老牛睜了一眼。忸怩地站在我面

前：

『末尾一回，咱再不騎了。』但他心裏却在跟我搗蛋：

『哼！不要呼三喝四，除非你老跟着馬屁股。』

這被人叫着跳皮騾子的高志堅，他狡黠地閃着他那金魚似的圓眼睛，窺探着我。他底左手藏到背後，用指尖擰熄半截煙捲，丟到草地上，老牛幽默地向我搖了搖頭。一背着我就跳皮騾子就盡情地抽煙了。

『騎在馬上抽啦？』我歎息着。

『末尾一回了，再抽的就雷打火燒！』他是從不狡辯自己底錯誤的。但這樣的答覆，他已經在我面前說過十遍了。

他向老牛叮嚀着什麼，然後，在我面前一閃就溜回去了。鬼曉得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抽上癮的，教導員的小鬼李芹生告訴我：高志堅時常在他們面前變戲法，小鼻子噴着煙霧：

『下了大本才學會呢，夥計，看煙圈子！』

於是高志堅的嘴唇技術地動着，膨起他那曬成赤紅色的雙頰，仰着的嘴巴子一張，藍煙圈子就連續地吐了出來，然後他誘惑那些小鬼：

『來一口吧。』

但接着跳皮騾子又威脅起觀衆來：

『誰去報告我會抽誰就雷打火燒！』

每次觀衆都滿足的走開了。但是有一次李芹生却頂他一下：

『這是農民意識！天上根本就沒有雷公。』

這種駁斥馬上被小鬼們擁護了。就連高志堅也暗地承認『李芹生這小子比咱要多一套』。但是他却相信雷公和鬼都是有的。並且他從小就害怕這些看不見的精靈。於是他擺起老資格來：

『你懂卵子！老子從娘胎裏就識五更星哩。』

高志堅雖然要糟蹋馬，常常騎着空背馬，咄咄喝喝地在大道上兜風。但這傢伙却是一個愛馬的人。馬夫到衛生部休養去了，因此，他暫時兼任喂馬工作。熟悉連隊

生活的人是深知的：一個小鬼要兼管馬匹，那是不容易的事啊。馬夫上醫院的當天晚上，高志堅把全副馬具，鞍子，墊子，韁繩，肚帶等等，全部搬到我屋裏來。

『做什麼這些傢伙也塞到屋裏來呀？』我問。

『拾妥着放在家裏不好嗎！』

他一件一件地清理着。曬鞍子洗墊子，把馬後鞵包上灰布縫起來。他使着針線，一面囁囁着：

『黑馬的股肉都給後鞵擦出血了，像鞭子抽的一樣。』

老牛是馬夫班長。一個溫厚善良的老年人。關心自己的和別人的馬匹，喜歡幫助大家。他答應晚上給黑馬上草料。但是半夜裏，高志堅爬起來到馬號去了兩趟。他自然相信老牛，但他擔心着別人是不是把他的草料扣了？別的馬是不是探頭到黑馬的槽裏來搶吃。諸如此類，他幾乎每夜都是這樣。有時我攔阻他：

『算啦！』

『睡你的得啦。我添料去。』高志堅就摸上手電溜到馬號裏去了。

跳皮騾子違犯群眾紀律

不久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高志堅做了一次違犯羣衆紀律的事情被我知道了。一個炎熱的午後。午睡號吹過了，街上很靜寂，只有哨兵在營部門口的涼棚下來回走着。跳皮騾子悄悄地溜到二連後頭的梨樹田裏。這正是梨熟的季節，他四面蕩了一下，就像猴子似的攀上一株老梨樹，並且一溜就溜到樹頂上，摘透陽光處的大梨子，他剛裝上三個到衣袋裏，嘴巴子咬上一個，就聽見有人在底下叫了，小鬼動也不動，隱藏在樹葉子中間，睜着他那金魚似的圓眼睛俯視着樹下是什麼人。原來是一個老鄉。高志堅安心了，決計不下來。但是對方是這村裏最講究軍隊羣衆紀律的老漢，跳皮騾子着實也有點怕他的，老鄉大聲地叫着：

「下來！」

「不要嚇鬼！」

「真不下？」

「我姓高的還怕，你是什麼太上老君，」

「噓噓。看你這小子！」老頭威嚇着。

「噓噓。看你這老蛇皮！」高志堅裝着怪聲調。

老頭直向連部走去，高志堅這才着慌了，他像松鼠似的從梨樹上滑落下來。追上老鄉抓着他：

「老公公，還你梨。三個還三個！」

「吃了幾個？」

「一個。那是梨對準咱的嘴巴子。咱就咬了。」

爲了證明這一點，跳皮騾子對準老公公的眼睛，大大地張開嘴巴子：

「騙你是野子！」

但他又跳皮了：

「二百五才不咬上嘴梨呢。」

老公公哈哈大笑了起來，難道他真是不讓小鬼吃梨嗎？不是的！他只是爲了

不願意「咱們自己的隊伍」裏有違犯羣衆紀律的人，而純是出自愛護八路軍的心情。他清楚高志堅已經認識了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對的，這就夠了，所以他沒有要梨就走了。高志堅受了一場虛驚，就從後面喊道：

「好老公公，咱們是一家子，可不要去報告哪！」

「放心！」老鄉說。

「去報告的雷打火燒。」

晚間，跳皮騾子摘梨的事情，就在全分隊都傳開了。我批評他，他垂頭站在屋角裏，舌尖舐着小嘴巴子，圓眼睛空虛地看着地下，依然是那付頑皮神氣。但是，沉默就表示他從心底後悔了。而後悔又使他感到羞恥，感到犯罪的嚴重性。然而，我底責備却逼得他很難受。於是他固執地跟我鬪起來，我先開場：

「你有鬼用！」

「沒用就抗大槍去！」

「你會抗鬼的大槍。」

「當馬夫去！」

「當馬夫你也不成。」

「爲着革命，咱啥也願意幹。」

高志堅被罰查夜三天。每夜都是我陪他去。夜間，熄燈號吹過很久了，我點亮準備好的提燈，搖醒他。這三晚他都是打着綁帶睡覺的，他從床上跳起，提起馬燈，默默地跟着我走到街上去，我曾問他：

「你做壞事怎麼要得呢！」

「我也會進步哩。」跳皮騾子仰起他那曬成赤紅色的臉來。在馬燈光中，小圓眼睛黑得像兩個龍眼核。幻想着什麼似的望着我，然後又細聲地說：

「明晚我自己曉得查了。」

向老鄉賠不是

罰查夜後的一個下午：高志堅悄悄的去找那老公公了。老頭正蹲在院子梨堆中

間棟梨，一看見小鬼來了，就高興地叫道：

『來來，高志堅，吃梨哪！』

『不！不吃！』

高志堅搖搖頭說，就默默的走到老公公面前來，老頭奇怪，這小孩爲啥這樣不高興呢！就問道：

『你怎麼着？』

高志堅抬起頭來，正經地又羞怯地看着老公公，吞吞吐吐地說道：

『我摘你的梨不對，我犯了錯誤，我來道歉哩。』

由於把問題看得過於嚴重，老頭就哈哈大笑起來，但突然又止住了笑聲，柔和地說道：

『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子，吃梨有啥嗎！沒八路軍就沒梨樹也早給鬼子燒光了哪，頭那天也不過是嚇嚇你的，要你注意，因爲村裏的壞份子，也會造謠說八路軍真不好，搶老百姓的梨哪。』

高志堅點着頭。在走的時候老公公還要給他幾個大野梨。可是，高志堅謝謝老公公，而梨却一個也沒有要，就高高興興的走了。

高志堅當選節約模範

不久，我要準備一次行軍，他給我打着草鞋，漿洗和縫補衣服。我清理着行裝，在他的一個掛包裹，裝着很多零碎東西：電池、子彈殼、壞螺絲釘、錫盒子、日本照片……什麼傢伙都有。他是很愛惜東西的，甚至有幾根綫幾枚釘子都記得清楚。我從這個雜貨包裹搜出十幾節用殘了的電池。原來牲口就是靠這些廢物果腹了！我把它們統統擽到院子裏去。高志堅坐在門檻上打草鞋，就跳了起來，嚷着：

『做什麼！』

『要這幹啥呀！』

『我有用處哪。』

於是，他從院子裏拾起那些殘電池來。之後，我看過他津津有味的工作着。把

這些廢物在火油裏浸了好幾天。然後又一節一節地取出來曬在太陽底下，又用布擦着。總之，他不知怎樣搞來搞去。最後，他把這些加過工的乾電池埋在一隻裝滿木屑的粉筆匣子裏。用紅紙條像商標似的貼在紙匣子側面。周圍圈着一些花紋，中間寫着字：

德國克虜伯工廠製造

老牌永備電池 總經理 高志堅

在平常，我的手電總是半明不滅的，因為那是「克虜伯」的貨色，但到行軍作戰的時候，我的電筒是挺亮的了。他換上了真正的永備電池給我。

在農村環境的戰爭中，電池要從敵佔區城市，如保定北平等地方買來，是相當困難的！因此，很多小鬼都學習高志堅的辦法把用殘了的電池加工改造成「克虜伯」的貨色了。這的確是給部隊裏節省了不少的電池。由於這個行動，高志堅當選了全團的一等節約模範，團的首長號召全團小鬼們向高志堅學習，並且獎給他一套新的軍衣和一只日本的牛皮揹包。可是高志堅在領獎的時候說：

「節約是咱的義務嘛。」

「我才不相信這一輩子就不如他們了？」

「什麼都是要靠自己哩！」

在一個夜間，我剛從團部開會回來，李芹生和高志堅兩個人跑到我的房間裏。他們互相向我告狀：說白天他們鬧了兩手整掛，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在午睡號吹過後，全中隊都混在悶熱的靜寂裏。高志堅溜了出去，他到救亡室去看他底成績。整訓第二個月的學習總結公佈了。他走在街上，想着，我掛的是什麼牌子呢？藍板還是黑板？紅板。這光榮的上等牌子，像一顆遙遠的星子，在這小鬼的眼前誘惑地閃爍着。唉，不要去想這塊鬼牌子吧，自己坐什麼是要緊的。火車？汽車？豬？牛？他彷彿看見李芹生坐着飛機在天上嗡嗡地飛着。多有勁呵！小子！而他自己呢，他想：我一定是騎了一條又髒又黑的豬！那麼，還有水牛呢？啐，算了！高志堅突然心一橫：下個月非騎自行車不可，加油！加油呀！這個月，反正不會坐烏龜，讓鬼去坐烏龜吧。高志堅模糊知道自己的成績很壞，羞於在人多的時候去看。

現在人全都午睡了。他就趁着這無人的空隙溜進救亡室裏去。

然而，救亡室的乒乓球桌子上，躺着李芹生，沉沉的側睡着。跳皮騾子開心死了。他忘掉了黑板，也忘掉了牛，飛快的跑到隔壁一家小舖裏，借到一枝紅珠筆和漿糊。地板上拾起一張舊牆報紙，塗上四個大字，貼在李芹生背上：

「牛頭將軍」

然後，他轉着他那金魚似的圓眼睛，朝街上窺探了一下，就輕手輕脚地跳上乒乓台。兩腳在李芹生身上跨開又跪下兩膝去，開始在他臉上畫起來。李芹生是全中隊的模範小鬼，聰明、積極、守紀律。又最小，才十三歲，有一張秀美的玫瑰色的小圓臉，高志堅一邊畫一邊想：

「這小兄弟比豆芽還嫩，還能打仗！」

高志堅原想畫關公，因為筆是紅筆，而李芹生的臉也是紅的。然而，他却畫成張飛樣，變成大花臉了。大花臉就大花臉吧，趙大帥還不是紅大花臉麼。最後，他把李芹生底覆在額角的黑髮，掀到腦瓜子上去，要畫一個大王字，才落了兩橫，對

方醒了。高志堅還希望他再睡下去。於是，他提着筆裝着鬼臉觀察着對方。然而，糟糕！李芹生突然張開了眼睛，並且激感地跳起來。跳皮騾子知道不妙，只得忍痛放棄他那未完成的傑作，跳下兵兵桌子拔腿就跑。李芹生也滾了下來，追到小舖子門口就抓住了跳皮騾子的衣服。小舖子老板，一個整天唱鳳陽花鼓的商人，看着李芹生就哈哈大笑起來，牛頭將軍的紙牌子掉了。高志堅也哈哈大笑。雖然他們是很要好的，但是，扭打開始了。李芹生氣得要命：

『你配當八路軍！』

『你罵你罵，姓高的三代都抗日！』高志堅怕擴大事變，尤其怕上級知道，掙脫對手就跑掉了。

黃昏 點名號吹過了。村街上很熱鬧。小鬼們在追逐着，戰士們從射擊場上回來，熙熙攘攘地走過街道。老牛同志搖頭擺腦地騎着空背馬走回馬號裏去。營部通訊員李萬春送完夜間口令了。跟一個兒童團員在街傍一棵老榕樹下玩着，高志堅剛剛受過上級責罵似的縮着臉孔，在靠圍牆的街邊上走着，滿不高興。午後上敵工課

的時候，他的好朋友李萬春就告訴他，他底不幸的消息：他掛上黑板，坐上大烏龜。但是，張文書的圖畫却是：高志堅坐在一隻大烏龜上，右手却又攀住一架等頭牌的腳踏車。這圖畫底意思是說，高志堅沒有註定要坐烏龜，只要他一加油，是不難騎上好腳踏車的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成績底惡劣的事實，佔據着高志堅底全部情感了。他感到深沉的羞慚，垂下頭走着。只是轉着他那金魚似的圓眼睛，從睫毛後面膽怯地掃着在街上行走的人。一面頹喪地想：

「毀了！毀了！真羞死人哪！」

可是高志堅又是一個頑強的人。他又想！

「……李芹生也不是從娘胎裏生下來就註定坐飛機，我高志堅也不是從娘胎裏生下來就註定坐烏龜的！他也兩只手，咱也兩隻手，咱一隻腦瓜子，他李芹生也只有一隻腦瓜子，我才不相信這一輩子就不如他們了？」

「……我非坐上飛機不成！支書講過：什麼都是要靠自己哩，對！加油加油！奮鬥到底！」

可是張支書畫的那隻有角的大烏龜，彷彿又在他面前爬着，『不過，烏龜怎麼會有角呢？』他低頭想着。突然，在街的轉角處，李芹生像一隻紅繡球似的滾到街心來，小圓臉洗得乾乾淨淨，尖着銀鈴似的嗓子：

『騎烏龜的烏龜老爺！』

『敲你的腳跟！你又是什麼文狀元？』「烏龜老爺」這句話像針一樣刺着了高志堅，他衝了過去。然而，李萬春跳起來拖住他的胳膊。李萬春是青年組長，五官端正，有一對溫柔而沉靜的大眼睛，人家都叫他大姑娘。他跟高志堅同年，都是十六歲。他對準李芹生用食指在自己臉上畫着：『羞呵。羞呵，自高自大。』

李芹生站得遠遠地嘻笑着。雙手學着烏龜爬地：

『跳皮騾子，搞頭黃牛騎騎吧。』

『啐！騎烏龜又怎麼樣？又怎麼樣？騎烏龜又不是反革命；』高志堅在大姑娘手腕裏掙扎着。但是，青年組長却把他拖走，拖到河邊洗腳去。李芹生孤獨着便也追了上來。他原本沒有什麼惡意，更不願意跟他們老鬧别扭。他嗽起小嘴吧子喊

『我也要去！』

高志堅要求入黨

一個多月又過去了。一個沉靜的月夜，熄燈號吹過後，高志堅跟着我到屋子外散步。高志堅近來沉靜了。搗蛋的事情很少，甚至於連煙也不抽了。變得比較聽話，用功，勤於寫字。誠字課本也總是帶在身邊。夜間，我給他講解『部隊三日刊』或講故事，大姑娘，李芹生，都來參加。在學習上，李芹生和李萬春幫助他很多。最近一次的成績公佈欄上，高志堅掛上藍板騎上斧頭牌腳踏車了。爲了這，我買一枝綠蛇紋鋼筆送給他，當作獎品，他底學習成績的向上，使他更活潑了起來。而我，也暗地願望着他不要再爲邪惡的情感所誘惑了。我們走到射擊場後面的草坪上，看馬吃草，純黑色的黑馬養得肥而雄壯。鬃毛梳剪得很整齊，在月光下，豐潤的顏色像黑綢子似的放着光彩，這是高志堅辛勤管理的結果。他親暱地摸着黑馬

的額頭和脖子，噓噓地呼着。多麼平安的月夜呵！我們踏着沾上露水的細草，走到草地的邊沿上。他的家庭我雖然懂得很詳細，並且認識他的老頭。但還是談到他的家。他是一個貧農的兒子，家裏除了父母之外，還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妹妹。八路軍來到這廣闊的河北原野上，剛燃燒起了鬪爭，他就投到部隊裏來了。四年來，雖然部總隊在自己鄉下的周圍一二百里地，但他從來沒有說要回去看看。有兩次他跟着部隊出滹沱河去作戰，經過他的村子，他都沒有回到村後山溝裏去瞧瞧他底家，高志堅是在戰爭中，在八路軍中長大起來的。

『不久我要到南邊去，你要順便到家瞧瞧嗎？』我問他。

『你讓我去我就去。』

『你不想你爹爹和妹妹？』

『誰不想呢！鬼子不打出去啥也沒閒情。』

『你真的不抽煙了？』

『不抽了。嘿！我能入黨嗎？』他抬起金魚眼睛，信賴而熱切地望着我。

『你是老八路。但是……』

『够不够得上嗎呢？』

『你太調皮了。』

『不調皮了！咱政治上總是沒有問題的呢。』

『好吧。』

申欲言又吵架了

然而 最近的學習總結上，李芹生還是坐飛機。陶胖子坐上汽車，高志堅却跌了下來，騎到一匹母牛上。可是，高志堅沒有消沉下來，他在大姑娘和老牛同志面前堅決表示：

『加油！奮鬥到底！』

一吹過遊戲號，高志堅和李芹生就到村邊小河裏洗腳去了。他們並排坐在一塊光滑的石板上，四隻赤腳浸在緩緩地流着的河水裏。大姑娘病了，他們商量着買什

麼東西去慰勞他，應該講些什麼安慰的話。他們談呀談的，談到給獎大會，談到學習，不知怎的李芹生又笑起他的朋友來了：

『母牛精呀，你騎的那母牛真驕死了。』

李芹生吐了一口唾沫，他底跳皮，使高志堅想起了在街上罵他『烏龜老爺』底舊事了，就恨起他的同伴來。於是悻悻地挑戰：

『母牛是你老娘！』

『高志堅底老娘。』李芹生反攻着。

『啐！』

高志堅狠狠地打了李芹生一拳，就把他推下水裏。李芹生在水裏掙扎着，搖着他那濕淋淋地滴水的頭，哭着。用小手掌掬水潑到站在石板上的高志堅身上，這使得他更氣了。便也跳進水裏去。他們互相濺着水。扭打起來。一下浮起，一下又沉落到河水裏。兩個小傢伙的衣服全都濕透了。李芹生扭着頭髮水，高志堅醒着鼻子。之後，他們跳上到石塊上脫下衣服來抽扭濕水，哭喪着臉，互相瞧着，高志堅

把自己的乾手巾丟給李芹生：

「擦擦吧。」他很頹喪的很懊悔的先自溜跑了。

高志堅深深地反省了！

夜間，街上很靜，但我的屋子裏却成了猛烈爭吵的場所。李芹生向我報告過，他和高志堅在河裏洗腳時，高志堅用拳頭打他和推他落水的事。他詳細地敘述着整個的案件。熄燈號吹過後。我在屋子裏走來走去。質問着跳皮騾子：

「你做什麼打人？」

高志堅垂頭沉默着。我提高嗓子：

「說呀！嘿，我問你做什麼打人？」

沉默。他底頭垂得更低了。我追到他面前。

「越來越變鬼！你是騎了憐母牛呀。」

「我承認錯誤了！」他請求着。

